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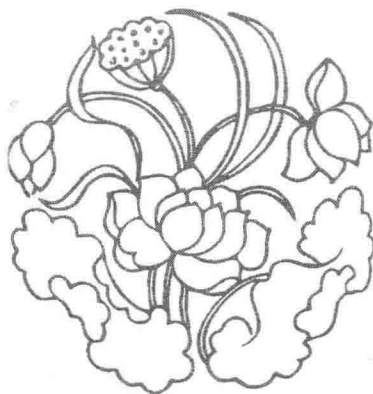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185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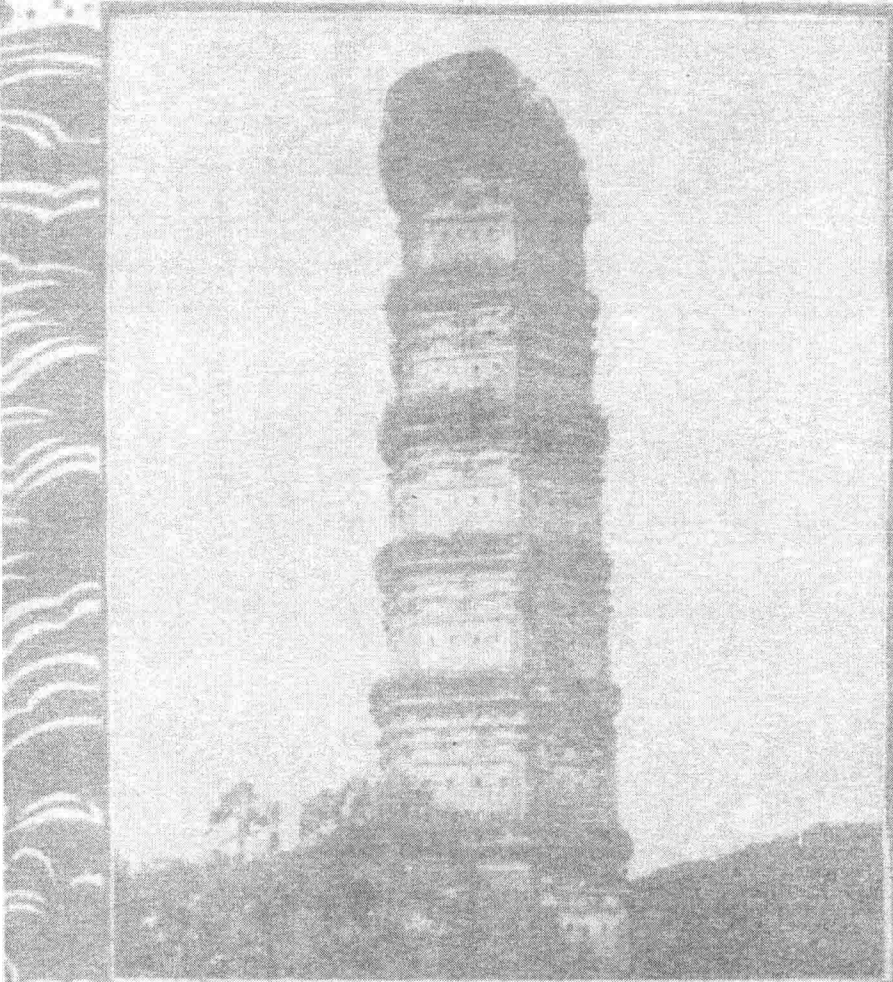


海潮音

中國書店

海潮音

第九卷第四十號



芝峯特別啓事

啓者：芝峯近因事他去，海潮音編輯一職，已蒙社長許可辭職，現由大醒法師負編輯責。此後凡關於海潮音社編輯部方面文件等，請逕寄至編輯部負責人爲盼！九月十五日啓。



海潮音

第十四卷
第九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
九月十五日出版

圖畫

【一】玉慧觀居士遺像

【二】武漢佛教同門追悼玉慧觀

【三】玉慧觀居士事略

佛教春秋

歐洲佛教徒來華求法

芝 峯 (一)

振興佛教應從山門內做起

芝 峯 (三)

青年學子將何之

芝 峯 (五)

佛教信徒報恩弘法要從尋常的十善道做起

戴季陶 (九)

倒果覺之下化起因行之上求

太 虛 (一九)

因緣所生法義

太 虛 (二三)

人類救濟法

蔣作賓 (二七)

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太 虛 (二九)

大林寺金剛法會日記

慧 慈 (三五)

成實論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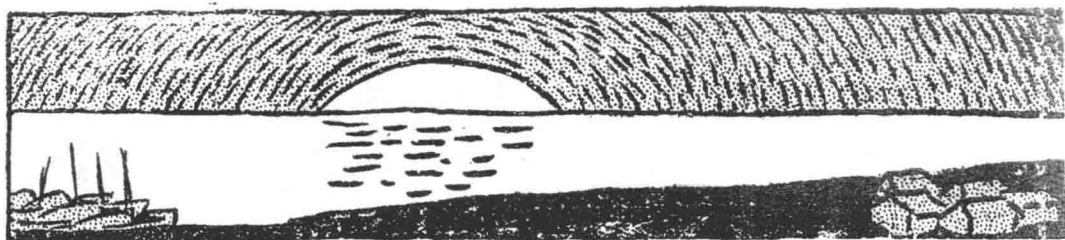
太 虛 (三九)

阿毘達磨俱舍論述要

章 舫 (四八)

準提咒的研究

談 玄 (五五)



學僧園地

怎樣養成高尚的僧格

人生應有之認識

太虛大師住持南普陀寺長閩南佛學院六年記

性 定(六一)

月 熙(六四)

勝 濟(六八)

人生學

(續四)

王恩洋(八五)

通

歐洲佛教徒留學中國(上海通訊)

太虛大師到漢宣化(漢口通訊)

暑期廬山之佛化(廬山通訊)

祥瑞法師太原宏法記(太原通訊)

潮汕籌辦嶺東佛學院(汕頭通訊)

蕙庭法師圓寂矣!(鎮江通訊)

豫西勝蹟(開封通訊)

火燒開元寺(泉州通訊)

倫(一〇三)

呂慧成(一〇四)

定(一〇八)

周 仁(一〇九)

澄(一一一)

記 者(一一二)

中央日報(一一三)

華僑日報(一一四)

訊

暹羅佛教叢譚

(續三)

演 實(一一五)

詩林

佛教新聞

記 者(一二三)

特載

追悼玉慧觀居士大會紀事

編後記

編 者(一三七)

守 志(一二九)

「人間佛教」特號徵文啟

釋迦牟尼佛，示生人間，其所教化之對象，自以人類為中心；故一一行徑，全示同人法，指示人生光明之道，是人間的大導師，沒有什麼玄妙詭秘的色彩，行化乞食，深入社會，而以人間社會為基礎。在大小乘經律論三藏中，都充溢着這原義。可是到了後來，住持佛教者無釋迦牟尼佛的智力，置上一層玄妙不測的面幕，把佛教成為人間世以外的東西，差不多成為「脫離人世遁入空門」；不然，「與佛無緣」；於是佛教變為虛懸的沒有人間基礎的無腳之鬼了。雖然也應一部分消極厭世悲觀人生的要求，但是這在佛教是方便而非真實，大背乎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的宗趣。這雖然是時代環境的關係，而住持佛教的徒衆是不能全盤的卸却責任的。

現時代的環境和從前已是劃開了而整個的變換了，人生一切的問題就在這現實世界來求解決，無需另外的一個玄秘的解決，這趨重於現實世界的現實生活，是重視人類自身問題的解答。故那些離開這人間而想拿另一種方法來解決的當然不適合這現實的人生思想。在佛教的本身講，原是視對象的機感而施設的，當然也應換了一個方向，為這大衆之機而投以適宜之教，這無疑地是人間佛教了。現代的先進佛教徒，應立在人世間是使人世間的文化道德生活都向着釋迦牟尼佛所指示的光明

大道上前進，恢復釋迦牟尼佛出現這五濁惡世大無畏大勇猛的精神，建立人間佛國淨土。

緇素大德們！我們就來作一個人間佛教的運動者吧！先來作一個人間佛教的文化運動者吧！

海內德深學博的緇素大士們！在此內感佛教的空虛，外感社會的不安的現狀之下，對這人間佛教文化先鋒的運動舉行，必定表熱烈的同情踴躍地加入這個文化集團中來！

本刊擬在最近期內，出一「人間佛教」特號，現在將所擬的題目列下：

依據聖言量來建立人間佛教

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之教主是誰

禪宗的人間佛教

從求他方淨土說到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的道德基礎

現代人間佛教之運動者

現代國際的人間佛教

依辨證法來實行建立人間佛教

現代思潮與人間佛教

由人間佛教造成和樂國

人間佛教與社會主義

望海內大德！就上擬諸題中擇一寫成五千字至七千字的文章惠賜本刊！待彙集齊備，隨時即出。這種大事，原非少數人的事業，但非有少數的先知先覺之提倡，後進者無人追隨。應機設教弘法利生的大士緇素們！必有以慰這苦惱世間衆生的期望要求吧！

民二二，六月三十日。海潮音社啟。

慈觀居士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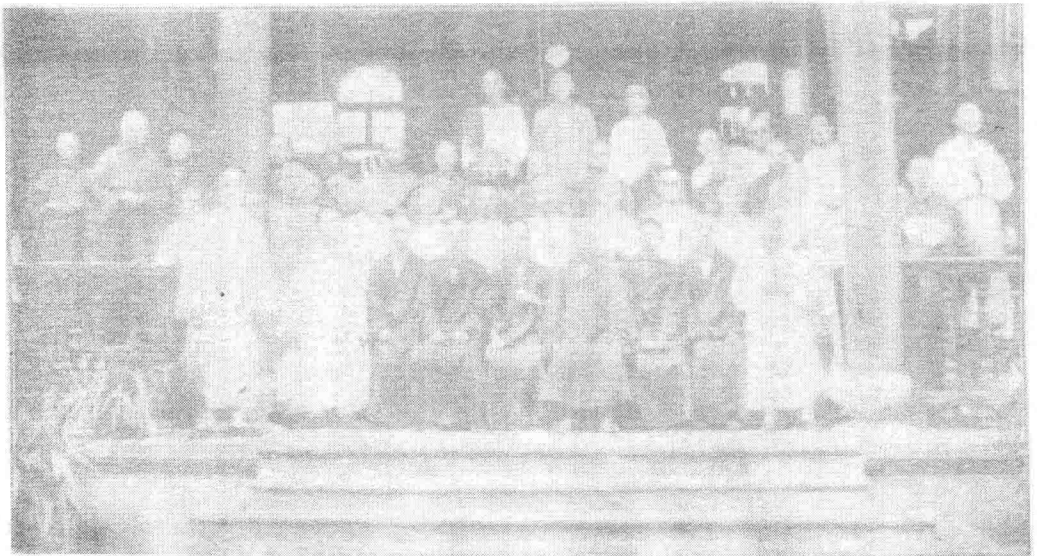
智慧善根 君皆具足
大心護法 使命不辱



末世脫離 難滿難伏
冤孽再來 行願其續

大解合什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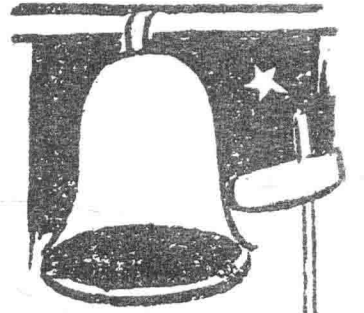
武漢佛教同門追悼慈觀居士



玉慧觀先生略歷

馮明政

公諱觀彬，號慧觀。其先世爲中國雲南昆明籍。祖宗瑞，僑居高麗平壤府，從事於政。公生於一八九一年一月十八日，生而聰明穎悟，時有神童之譽。及長，好學不倦，且承庭訓，早歲即蜚聲社會。當韓末政亂，強隣日迫，公時年十六歲，義憤填膺，慨然投入革命黨，義勇奮發，巡迴各地宣傳演講，口若懸河，聽衆多爲驚服。十九歲時，與英人斐說經營報館，鼓吹革命，以故日人視若眼中釘。二十歲時，竟以革命黨事件，案發被逮入獄，縲紲五年，手不釋卷，研究文學宗教政治等學，其有心得，特敍出獄後，從事經濟，設立銀行，充副經理職；繼復設立林本公司，當總經理。一九一九年，韓民因美總統韋而遜宣言，起大規模之獨立運動。公即航渡中國，至廣東，與孫中山總理談論時政，欲指導回教徒，成一有力團體，使助中國革命；旋因回教社會，泥古不化，絕無政治思想，不得已到上海，擬聯絡韓僑革命黨，終以政見不合，中途易轍。乃與美人經營三德洋行。民國十六年，與太虛大師協議，在上海設立佛法僧苑，改良佛教。民國十七年，呈請國民政府回復國籍，爲雲南同鄉會會員，及華僑聯合會會員；遂決心爲祖國努力，設國民公論社，發刊政治雜誌，一方與佛教居士過從，被舉爲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因仰慕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加入中國國民黨，被選任上海特別市第二區第二十一分部常務委員。民國十九年，與陳玉璋、李醒華、楊文詠、馮明政、白純熊、王中林、諸君組織佛慈藥廠，應用科學，改良國藥，新擴充門市部於西藏路三十九號，且附設診療所，以惠病者，一方努力於社會事業，任上海第二特區市民聯合會執行委員，提倡國貨委員會常務委員，開北保衛團董事，國醫公會會員等職。公天性爽直，急公好義，視人不幸如己疾，勤勉好學，東西書史，莫不潛心研究，敏於交際，敬賢好士，出於生性，凡與知莫不交口稱譽，此公之略歷也。不幸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一日遭暴徒狙擊殞命，時年四十有二。嗚呼！公爲熱心愛國之一人，其死也，不死於國難，而死於盜賊，可不悲哉！



佛 教

春 秋



歐洲佛教徒來華求法 芝峯

中國佛教在佛教是占最重要的地位，誰也不能否認。

自從印度輸入中國後，由中國偉大的民族性的力量，真是「一雙吸乾了母親的奶而一脚踢死她的小馬」了，印度佛教移植到中國後竟完全滅亡。從這枝正脈上——中國佛教——流演出生日本，朝鮮，以及西藏——一部分是承受中國，一部分是承印度末期之佛教——的佛教；而巴利文系之佛教，不過承受印度小乘一部分而已。要言整個之佛教，捨中國外沒有其他。佛教是代表整個東方宗教與最高文化，故言及東方宗教與最高文化，捨中國外沒有其他。駕御物質科學發達的今日，而人心却無法駕御，要駕

御人心而謀未來世界人生安甯之幸福者，捨中國佛教外而沒有其他。這種層層重要之真實性和可能性，具世界眼光的先覺者，誰也不敢否認。

世界賢哲，感覺全人類前途之黑惡，將愈趨愈迫，根本原因，在但有駕御控制物質之力量而沒有駕御控制能駕御物質之人的自心的力量。如乘野馬狂象，蹴踏騰擲，乘者的身命，都在危險剎那之間。試把今日的世界國際政治所釀成全人類生命危險的現象，那一種不是由客觀物質條件所造成而心的力量反受其控制畏縮的為最主要最根本之原因。西洋明智之士，此種感覺，當較物質文明稍落後之東方人士為敏銳，故需要救濟此種之危亡也愈切迫，這在近來西洋佛教逐漸發展，是其明證。最近竟有歐洲佛教徒結成團體來華求法之空前勝舉，這不能不預為世界人類前途

慶，和中國佛教之前途賀也。

在這民族失其自信力時期的中國，在這物質文化鎮壓獨霸時期的歐洲，在這寂寞舞台中國的佛教，會忽然來了這幾個引人注意的角色，這寂寞舞台似乎會馬上熱鬧起來了。但事實恐怕沒有這樣的簡單，一個兩大文化潮流的相接觸，一個宗教向新的世界去移植，是一件非常的事情，起始雖由少數人的毅力，而成功却是多數的，而且須經過相當的時間的，尤其是客觀的條件要有充分的預備的。

中國首向歐洲傳播佛教福音的，是太虛大師，歐洲首來中國求學佛法的是照空慈菴，可是太虛大師不諳盤行文字，照空慈菴諳不通線裝佛書，事實都感到困難，這和印度佛教初期和中國相接觸是同一情形，這是經過必有的現象。但現代交通的便利和彼此接觸的繁密，當較古時的困難應減少和成效時間也必倍速。

但是「捨中國沒有其他」的佛教徒——我們，在這人類不時感覺末日到臨而自信唯有中國佛教可以救濟的佛教徒——我們！應當發大慈悲提心，使人類真能得到佛教的實惠，不空發不發現的「衆生無邊誓願度」的支票：唯有多數的大心菩薩到歐美傳教和使多數的西洋人來中國求學佛法，為唯一的要圖。談到這裏，就要逼近到事實的問題上來。中國佛教徒——我們，自問學識上（世學出世學）和工具上（語言文字）有幾個人可以到西洋去傳教的能

力？

太虛大師雖學識上有這種能力，而工具利器沒有；現在也有少數時髦的佛教徒（通指僧俗），語言文字稍能勝任，而學識上類多不夠，依然成為單輪隻翼，不能遠行高飛。這是事實上第一點困難。

次之，歐洲佛教徒來中國求法，中國佛教徒——我們有沒有應彼需求的能力？這也一個重大的問題。中國佛教的現狀，正是向着自身滅亡的路上走。無論僧俗在專心研究佛學——行與解一致——真當得起佛教徒的名稱的已如牛角；有解無行和有行無解的如牛蹄；無解無行的如牛毛（牛角牛蹄牛毛是數目上的喻，不作其他解）。古規（百丈清規非真）叢林無善知識領衆，牛毛之徒皆水潦鶴。縱有少數大德呼號提倡——如僧伽中之太虛大師居士中之覺無居士，拼着全身氣力來運動溝通東西文化，想將佛教成為世界之宗教與文化。然中國佛教都罩籠在古規叢林勢力之下，牛毛之徒擁護之中，所得成效，自然有限。以這無善知識之古規叢林所產生之水潦鶴之徒衆，怎樣能供應西洋求法之士之需要呢？這次照空慈菴所率來華求法之徒衆，首先感到困難的，就是：「深通漢學佛學，並擅英文或法文之教師」。（見本號通訊）這種事實擺在面前，無容掩諱，中國佛教徒——我們之無能，完全暴露。這不但中國佛教徒——我們坍台，實是中國之宗教，文化，民族性之衰

退隱落，在國際上講，毋中國民族宗教之台。

我們事實之無能，政府視我們如化外，古規叢林之徒不知有所自慚而有所自勉有所改進，少數先覺者之力量又非常的薄弱，而我們的責任——至小也須以救濟全世界人類為對象——又如此重大，真所謂「千斤之擔加諸病夫」！

願廣明的政府和全國佛教徒，在這點事實上逼出慚愧，改過自新，向着真正佛教事業上發揮自己之能力！

振興佛教應從山門內做起

芝 峯

全國住持佛法諸山長老們！全國擁護佛法居士長者們！應當知道：——

「佛法是為衆生而起，因為衆生是需要受佛法的濟度；如果為不為衆生，便自沒有佛法。」

這句話在戴先生口中說出來就覺新鮮有力，實際釋迦老祖一生所喝的口號，所奔走的教化，就是這個，歷代祖師所唱導傳語弘宗演教的，也就是這個。不過我們現在住持佛法的長老們，聽膩了，聽厭倦了，甚至忘記了自己住持的責任，而不認識自己的責任；這不能不說是住持長老的弱職！護法居士們因長老之不肯喝，却沒有聽到真正佛法，故不為一切衆生所共有之佛法而來護

法，却來專護開無所事坐享現成的幾個光頭俗漢之法——財法勢法的佛法，這是不能不說護法居士之上當受騙！

戴先生說：

「覺得在今天這樣一個世界裏面，如此下去，真要沒有佛教的寺院僧侶存在的餘地。」

并且說：

「即使留得世間大學裏都講佛學，圖書館都藏佛經，然而信仰不立，三寶不全（缺僧寶也，悲註。），總不能說還是現行佛法，現作佛事。」

將來大之世界小之中國，沒有佛教或有佛法而沒有僧寶，這重滅法的責任這個因果是叫那一個大力量的人來擔任？推之於護法居士吧：他們祇曉得護僧寶住持之法，僧寶所住持的既非佛法，將來滅法（實際現在法將盡滅）的責任當然不能換到他們身上去，推之於清衆吧：他們原是來學習佛法的學僧，現在領衆長老既沒佛法教授他們，所教導他們的全是稗販佛法損害佛法，沒有教導他們怎樣住持佛法的能力和法，將來滅法的罪過也當然不能換到他們身上去。這樣挨來換去推東推西，結果，決定是：「將來佛法之滅亡，全在現在住持佛法長老身上！」——那時閻王老子，不同世上之土豪劣紳佛棍污官易行賄賂，說時遲，行時快，阿鼻叫喚，開歡迎會！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但是幾個長老之墮

獄，何足可惜！（糊塗的護法居士呵，你們也要留心，正名之罪雖可躲過，助成之罪也難逃。）可憐這個全世界衆生，沒有佛法來濟度他們，落日沉暉，大地黑暗，從冥入冥，待旦何時！

雖然，今日住持長老，不是全數是這樣溺職的，不過在數目上溺職是占多數；也有心裏很明白而力量不足或惡環境所不容許的當不少；也有些正在盡他們住持責任的，不過現在是極少數罷了。

中國叢林，雖向有宗，教，律，淨諸種分類，到現在祇有名稱而無實際，都失却自己所宗尚的精神，而形式上也流為混濁向下，基礎都建築在經懺，皈依（傳戒懺願），賣法（講經懺願），營淨（佛七懺願）。名雖剩有專宗專教專律專淨的門庭，而實質上都以錢為共同目標而彼此互相營業，彼此互相交換，上至住持，下至清衆，全副精神都耗在這一件事上。向上之精神，自然提不起來，那裏能談到住持佛法學習佛法呢。一個大叢林，是一座大公司，一個小寺院，是一月小商店，住持是老闆，清衆是伙計，佛法云何哉？

戴先生說：

「除了自己一切現成的享受的外，小之要知道報恩，大之要知道弘法。如果不然，不但自己枉自作了一個人，而且世界也要變成不像人世界的樣子了。」

「自己一切現成的享受，」當然不僅僅是指物質的而且也兼指精神的，但精神方面真能享受了佛法的人，報恩弘法之願行，自然欲罷不能；唯有貪享受物質的或貪享大名的，私心最大的確，小之不能報恩，大之不能弘法。現在大叢林小寺院住持長老們，有沒有精神上享受佛法，就可在有沒有去實行報恩弘法為斷；但是享受物質方面，雖不能比之於豪貴的生活，較之拉車挑糞的生活已高過百千倍了；至於有無貪名，那也以有無實行來對照。這種「自己枉自作了一個人」事小，「世界也要變成不像人世界的樣子」事大。挂名住持佛法的長老呵！你們是負有報恩弘法的責任，你們負有把世界要變成像人世界的樣子的責任，千萬不可把自己根本不當一個人看待自己，關起大門來撒爛污。

戴先生說：

「現在世亂如麻，衆生受苦，國家多難，必須要請各位大德認真大發慈悲，想法把佛的教法搬出山門以外。」

但是現在想把「佛法搬出山門以外，行於社會叫一般人都能行五戒十善，」首先要問山門內的住持長老是否有這種能力。住持的長老通達佛法和教化才能如何？也就在山門內的所謂「佛國」領域裏可以觀察出來。招待修行的學僧（是求法之僧的通稱）的住所污穢簡陋，向貴客搖尾乞憐的醜態，佛龕香案之暗處成為垃圾之桶，「將中國社會上各種不整不潔的習慣，完全表現無遺，」

嗚呼！此真戴先生所謂：

「物既如此，人亦宜然！」

這種山門內的寶物搬到山門以外的，就是「鄰舍人家三歲小孩會罵人祖宗父母」；大的人「只會竊會盜」；早已搬出山門以外呢。「天天講大乘」是另一件事，「五戒十善」更是卑之無足道的。

住持佛教的長老們！今日中國佛教表現出來的情形，是不是這樣？我也是佛教徒僧伽一份子，家中醜本來也想遮掩遮掩，但事實上是遮掩不住，一天一天在社會演出的有聲有色的醜劇，沒有那一天沒有，好的真的佛教沒有搬出山門以外，醜的壞的却盡量向山門以外搬。社會人加我們以「迷信的，消極的，消費者，欺騙者，流氓，淫棍，遊民，社會之蠹蟲，國家之懶漢」等等寶貴頭銜，那一樣不是我們僧伽演出各種好身手所得來的代價呢？那一種不是由住持長老們所導演出來的成績呢？

話雖如此說，假使住持長老們一旦認識自己的責任，能真的實行住持佛教的事業，就是從自己心的深處發出慚愧懺悔，以身作則，自覺覺人，無論禪，淨，律，密，性，相，台，賢的那一宗的門庭，從住持自身實行，教導一寺的學僧，與佛法不相應有損害於佛教的完全謝絕，那就會學到釋迦老祖教化之法門，天天在山門內講大乘，而五戒十善自會風行於山門之外，自然深入於

社會之中，不僅「保持佛教在人世的真實價值」，而且決定「達到化娑婆為淨土的目的」！所以我的結論是：
振興佛教應從山門內做起！

青年學子將何之？

芝峯

三藏十二分教，供置在高大經閣，一任塵封蠹蝕，作古叢林點綴品，給遊客之憑弔，此是鐵一般事實。

養着三兩百個閒漢，渾渾噩噩，問經經不知，問禪禪不修，但為施主修福，不為自己修慧，饑來喫飯困來眠，也是鐵一般事實。

雲水丐僧（比丘原為乞士，即乞丐也。唯乞士之乞，乃乞食資身；今但有乞食而不乞法，乃叫化子而非比丘也。此處所云丐僧，是指變相之叫化子），饑餓稗販，更無足論。

釋迦設教，自利利他，大事因緣，唯此而已。循此二利，以修以求，若僧若俗，稱佛弟子；否則，形雖真似，而神則非，是盜法魔，是佛教賊。

欲行二利，先立其理，理若不明，二利却成二害。釋迦設教化人，解黏去縛，即示當時人此理。十二分教之結集，即為未來者作傳語留聲器，亦示此理，禪宗所謂傳佛之口。從上宗乘，祖

祖相承，心心互印，傳達此理，禪宗所謂教外別傳，傳佛之心，然仍不能離經一字，否則，即同魔說。

是以千經萬論，處處指歸，理一也；教內講師，教外宗師，如筏喻者，楊葉止啼，理一也。今日叢林托爲制清規之老祖百丈曰：

「所以常勸衆人，須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

又曰：

「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

此處所云之理，即無礙慧所照一真之理，即妙真如心也。故有云：

「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

故禪宗貴在立理，自理若立，是名帶一隻眼人，許你在佛法中做一個自由人也。否則，着佛魔，法魔，五欲塵，乃至地獄中人耳。

然此理自天而然，非造作有爲，不待時節因緣，常常時，恆恆時，「諸法法性，安住無爲」（深密經）。生住異滅，是此理幻起之相，徧破徧攝，無古無今，吾人舉足動念，無不全體即

是。所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百丈語）此理徧於一切，無間染淨依正，豈有間於宗門教下？同是釋迦平等真如之所流，同爲一切未來諸佛之現在衆生海印三昧之所印。

解深密經曰：

「譬如蠶穢，若多若少，終無有能令成香潔。如是衆生，由苦行故，其性是苦，無有方便，但以財物繫相饒益，可令成樂；惟有安處妙善法中，方可得名第一饒益。」

雖然，生死涅槃，如同昨夢，諸佛衆生，無脫無縛。但生死衆生，無脫縛中被夢境所縛；大善知識，即在此無縛脫夢中去衆生之縛。非以財物相繫，應在安處妙善法中——即自己立理，復示人以立理之法門。此爲二利，外此爲二害，宗門教下，平等平等，無間然也。

教下有通達三藏之法師，宗門方有頂門雙眼之大作家。反此，教下之通達三藏法師絕，宗門之大作家亡，野干之教興，野狐之禪盛，釋迦老祖設教之本旨晦。蠹魚飽歷三藏之典籍，渾渾噩噩之間漢充斥般若之堂，丐僧稗販幢幢往來於金門寶殿之間。嗚呼，佛教至此，復何言乎！

今日中國，禪已失其法眼，教已淪爲顛頂，饑饉之洪水，已蕩盡全國叢林之藩籬，所謂住持一方者，但以財物繫相饒益，以

立理啓慧，安處妙善法中示學人者，闕無開焉。近年來雖有數處學院以立理啓慧訓人者，但限於經濟，不能容納多數之學者。

嗚呼！不幸生在今日之中國，不幸爲今日佛教青年求學之學人！在此饑饉洪水汎濫之中，在此財勢僧閥鐵蹄之下；欲求立理啓慧之學，欲恢復釋迦老祖本地之風光，欲使全世界人類俱做一

個自由獨立之人，豈可得乎！

余讀本刊本號佛教新聞欄，謂北平「有大批學僧南下求學」不禁喟然歎曰：

財勢賊僧徧法宇，

青年學子將何之？！

僧道與中國森林恢復（中央日報七月一日）

太平洋科學會議，已於六月十五日閉幕，閉會後各國代表，由坎拿大政府招待參觀各大工廠及農林事業，我國代表凌道揚，被推爲特別委員會之一之森林火災保護委員會主席，及專門委員會之森林動植物保存區（隱意）保護委員會，與森林研究委員會委員，竺代表可楨被推爲氣象部分專門委員，沈代表宗瀚被推作物改良部分專門委員，我國出席正式代表僅以上三人，日本代表多至十五人，尙有副代表助理員等，意在搖旗吶喊，聳人觀聽。惟大會情形，如英美代表及此間輿論，對我代表言論，多表同情，對日頗爲冷淡。而各國代表，對我國一切事業，亦多誠懇表示幫忙和特別希望。據此間每日新聞載，大會閉幕時，凌代表致詞答謝：並聲述「我國森林之恢復，財源之開展，可取之於僧道及風鑑家之手，蓋守廟林之經營，及培護風水，實足使一切荒山，變成森林，如能集合僧道及風鑑家，努力進行，庶有振興林業之希望，自民國五年起，中國森林發展，已有長足猛進之勢，即就江蘇省而言，造林已達五千餘萬株，十餘年前的荒山，現大半均有森林存在」云云。